

莫迪亚诺作品 Books



《缓刑》上海译文出版社

延续其荒诞离奇的文风：年少的“我”和弟弟寄居在一栋属于三个女人的别墅里。周遭的成人世界充满谜题：房子为何没有男主人？阿妮为何整夜哭泣？洛里斯通街的那伙人在干何买卖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以致人去楼空？但“我”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，因为警察来了。

《地平线》上海译文出版社

悬疑、追忆，文中的人物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：年已古稀的博斯曼斯开始回忆过往的生活，他习惯在笔记本上记下偶然想起的一些记忆碎片。某一天，他想到了在40年前曾交往过的一个女孩，她叫玛格丽特。现在，他决定重新找到玛格丽特，于是他前往柏林找寻这个神秘的女人……

在这前后，法国文坛上出现了好几位有此特点的作家。如《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》《爱情半夜餐》作者米歇尔·图尔尼埃，《诉讼笔录》《流浪的星星》作者勒·克莱齐奥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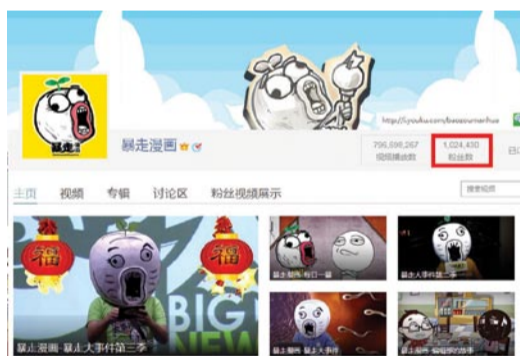
1996年，法语翻译家余中先发表《讲小故事的大作家——新寓言派小说的寓意特征》一文，介绍说法国文坛将图尔尼埃、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并称为“新寓言派”，后两人又与佩雷克并列为“法兰西三星”。“尽管他们创作的题材、形式和风格各有不同，但全都特别着力于在形象描绘中蕴含深邃的寓意。”余中先认为，莫迪亚诺最典型。

不过，新寓言派没有共同宣言，也从未谋求一致的文学理念。实际上，尽管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都以简约清晰见长，两人的内核却并不相近。因此，有些评论家不认可这种归类。

有趣的是，“新寓言派”的提法却在中国文学评论圈得到了树立。这可能与《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》的出版有关。1995年，翻译家柳鸣九等主持编撰了这套文库，并且将《新语言小说》单列一册。莫迪亚诺本人则从未表示过自己属于哪一派。

他只是继续写作。进入21世纪，陆续出版了《小首饰》《夜半撞车》《地平线》等，篇幅基本为十万字左右。■

暴走漫画订阅数率先破百万 优酷“光合计划”迎来“黄金时代”



伴推出了一系列运营互动的特权功能，如品牌角、视频注释、粉丝互动等丰富的形式，不断鼓励网友在观看视频时进行订阅。由此，暴走漫画优酷频道粉丝数在2014年得到迅猛增长，其中8月单月就增长了33万，成绩惊人。

作为优酷“光合计划”合作伙伴的代表，暴走漫画自身十分注重作品产量和质量，长假期间仍在持续更新视频，频道粉丝得到加速增长，提前迈入百万

大关，网友表示：王尼玛如此敬业无愧“宅男男神”称号。此外，暴走漫画十分重视自运营，不仅通过官方及社交媒体宣传，还特地在视频中口播提醒网友订阅自己的频道，优酷的订阅战略已经在原创者间形成共识。

百万粉丝频道将成为浪潮

优酷“光合计划”下第一只跃过龙门的“鲤鱼”已经出现。优酷总裁魏明表示，暴走破百万是“光合计划”运营战略的成果，这是一波潮流，而非个例。9月底，个性版优酷升级上线，将暴走漫画、罗辑思维等大量个人频道纳入首页订制选项，与官方频道并列供用户订阅。这在业内首次打破“官方频道”与“个人频道”的区隔，同时将所有专业内容合伙人渴求的订阅数带入了加速增长的轨道。

据了解，以“万万没想到”为代表的部分优酷频道订阅数正逼近百万，国内视频原创作者粉丝破百万的“黄金时代”已由优酷开启，即将迎来的是第一波浪潮。

近日，优酷“光合计划”合作伙伴暴走漫画订阅粉丝数跨越百万大关，成为国内首个频道粉丝数破百万的视频原创者，而优酷平台继续培养出业内首个“分成百万户”之后，再度打造出首个“粉丝百万户”，在专业内容合作战略道路上进一步扩大优势。

对于优酷视频原创者，订阅粉丝数意味着忠实的粉丝粘性、稳定的播放量以及可观的分成收入。暴走漫画的100万订阅粉丝数背后还伴随着两个殊荣：视频播放量近8亿的原创大户以及优酷平台第2个分成百万富翁。

如何获得第一个百万粉丝？

“光合计划”一直是优酷差异化路线的重点，今年优酷更是将订阅提升到新高度，推出了两大王牌产品：个人频道和个性版优酷，带动“光合计划”合作伙伴的品牌落地和粉丝聚集，缩短用户与粉丝之间的距离。此外，优酷还为“光合计划”合作伙

这个意象后来被文学评论界归纳成“海滩人”。意思是，莫迪亚诺偏爱以犹太人、流浪者和无国籍者为主人公。他们就像那小女孩，喜欢沙滩，却不可能在那上面扎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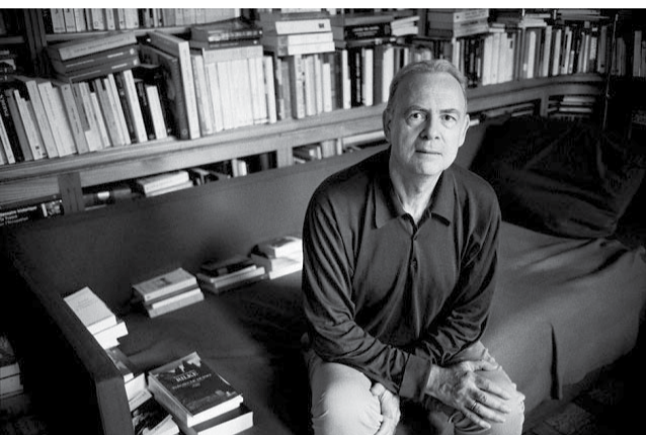
凭借《暗店街》，莫迪亚诺获得1978年度龚古尔文学奖。龚古尔奖奖金不多，影响力却不凡。《暗店街》迅速跻身畅销书行列。法国人对“纳粹占领时期”的微妙心态，也是促使此书走红的重要原因。中国作家中，王小波《万寿寺》、王朔《玩的就是心跳》的灵感都来自《暗店街》。

“新小说”兴与衰

发表《暗店街》之前两年，莫迪亚诺曾以《环城大道》荣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。看来，法国文学界早已看好这位新星的创作前景了。这当然能追溯到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
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如果说处女作《星形广场》还繁复而晦涩，从《环城大道》起，莫迪亚诺的文字变得简约。《暗店街》尽管情节跳跃、穿插，其二战背景也靠各种细节透露，但语言冷静、脉络清晰，并未刻意设置阅读障碍。这给法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。

1956年，俄裔法国女作家娜塔莉·萨洛特出版论文集《猜疑的年代》，质疑由福楼拜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等人构成的现实主义文学。阿兰·罗布-格里耶紧随其后，抨击“旧的小说形式”。他呼吁当代作家应打破传统小说的条条框框，甚至摆脱固有的道德观念，探索新形式。他的口号是：“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了。”



将近五十年的写作生涯，发表三十余部作品，总是表现同样的主题，恐怕只有莫迪亚诺做到了。



在萨洛特、格里耶的带领下，米歇尔·布托、克洛德·西蒙、玛格丽特·杜拉斯等年轻作家公开宣布与现实主义决裂。其主张统称为“新小说派”。

二十多年间“新小说派”贡献了大量文本，如格里耶的《橡皮》《在迷宫中》，西蒙的《风》《佛兰德公路》，杜拉斯的《夏天晚上十点半》，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（剧本）等。新小说派对其他艺术门类也产生了影响，特别是在电影领域，催生了“新浪潮运动”。格里耶亲自操刀的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》，更已成为电影史经典。

1969年贝克特、1985年西蒙获诺贝尔文学奖，被视作西方学界对新小说派的肯定。不过，西蒙获奖时这一流派的声势已大不如前。新小说派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时空结构，并运用心理学、符号学等手法，拓展了写作的多种可能性。然而，新小说派的作品往往过度“反叙事”“反经验”，不仅没能带给读者全新体验，反而陷入了故弄玄虚的泥潭。到1960年代后期，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又重视起叙事，形成了“回归叙事”现象。有评论家干脆喊出：“新小说派的末日到了！”

莫迪亚诺于1965年从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毕业，进入巴黎索邦大学，一年后辍学专事文学创作。看他早期作品，应该受过新小说派影响，有较强的先锋性。不过自《环城大道》《暗店街》开始，尤其到1981年推出《青春咖啡馆》，莫迪亚诺的个人风格日益凸显。

谜一般“新寓言”

即便在新小说派鼎盛的时候，也有漏网之鱼。18岁那年，弗朗索瓦丝·萨冈以《你好，忧愁》一举成名。此书据称已累积销售500多万册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，萨冈始终呈现出与新小说派迥异的特点——结构简单、语言流畅，主要描写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，特别是三角恋。其作品近乎流行文学。

真正将新小说派拉下神坛的却是它曾经的健将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。1984年她发表了《情人》。这部小说虽然也运用了意识流等技巧，显得片段化，但文字浅显、故事奇诡，又处处散发着神秘的异国情调。杜拉斯拿下了龚古尔文学奖，《情人》快速传向世界各地。那段经典性的开场白，借由王小波的推崇为中国读者所熟知。《情人》的成功亦被视为新小说派衰落的标志，此后，重叙事、通俗化渐成主流。至20世纪末，克里斯蒂娜·安戈的《非常关系》、米歇尔·乌勒贝克的《基本粒子》为代表作。

期间，莫迪亚诺的创作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《青春咖啡馆》《八月的星期天》《结婚旅行》……他既不像新小说派那般晦涩，也不算通俗，形式上像侦探小说，又十分风格化。到1980年代中期，其作品越来越具有寓言性，世纪末的几部小说堪称寓言。